

河南作家丛书
HENANZUOJIACONGSHU



张 宇
小 说 选



张 宇
小 说 选

张宇小说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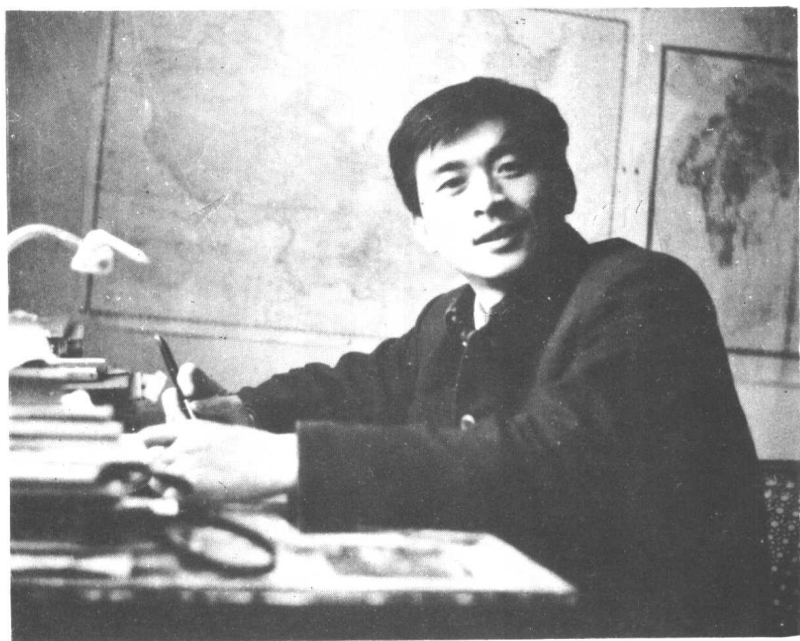
张宇著

责任编辑 陈杰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200千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0册

统一书号 10385·21 定价 1.90元



张 宇 工 作 照
摄 影 颜 冰

目 录

桥	(1)
河边丝丝柳	(16)
金菊花	(28)
鱼	(39)
一串甜甜的泪珠	(45)
菊花晨	(49)
堤	(58)
金色的花环	(67)
月上西墙	(72)
境界	(81)
鞋子	(97)
清凌凌的水	(102)
土地的主人	(108)
雪还在飘	(125)
管理员的烦恼	(134)
夏夜，在小河边	(146)
旅游	(155)
钥匙	(161)
青草叶儿	(164)
脚步声	(173)

头条新闻·····	(179)
牛老石上任·····	(195)
秋天，桂花开了·····	(203)
庄稼院儿的喜剧·····	(216)
最后一次约会·····	(224)
梯子·····	(233)
那牛群，那草庵·····	(236)
酒鬼·····	(247)
脊梁·····	(259)
后记·····	(273)

桥

—

过去，在生产队里集体干活时，金斗老汉曾经是个工分迷，现在，他又有了挣钱的瘾。

尽管他家在桥北大队已经是肥得要换长裤腰带的冒尖户，但他决不骄傲自满，而是打心眼里觉得钱还挣得不够。他继续寻找新的挣钱门路，于是，他终于独具慧眼地发现了这修桥的生意。

准确地说，他要修的是引桥，群众们叫它桥头儿。

白河大桥象一根长长的扁担，两头挑着两个县。它自然就成了两个县的界桥。解放初，这桥由两县人民共同修建。当年，金斗还曾在这工地上当过模范，骑过区长牵的大红马。这桥修得坚固，再加上白河水又不太大，多少年来，桥没有坏过。

然而，今年夏天的时候，这里降下了百年来最大的暴雨，山洪暴发，龙不喜直，给河北岸的引桥蹬了一脚，开了口子，中断了交通。山洪退后，过往车辆只好弃桥下河，在河滩里象蚯蚓找娘一样，弯弯曲曲地拐。后来出了车祸，车损人伤，两个县的有关单位才不得已“发现”了这一情况。可是，由于利害不一样，三番五次地协商，怎么也达不成修桥的协议。“发现”了的问题，

也只好搁置起来了。

这就给金斗老汉提供了大可作为之机。

这个又精又能，眼一挤一个窍的金斗老汉，噙着小旱烟袋已经在这儿转游了三天，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和反复计算。他初步预计：将来自家把桥修起来，向来往的车辆收过桥费，每辆车每过一趟收费一元，平均每天决不少于一百块，一百天就能挣下一万多块啦！这收入大得惊人。退一万步说，如果每辆车每过一趟收费减为五角，这虽然太便宜了，那收入也仍然相当可观。把家里“鸡屁股银行”、“豁子嘴”和四头黄牛全算上，也没有修桥这项营生进路大。这简直是棵摇钱树啊！

这一辉煌前景，使金斗老汉心里美滋滋的，他的手轻轻地哆嗦着，挖了一锅烟，狠狠地抽了一大口，慢慢地将烟雾吐出。透着烟雾，他深情地看着这断了的引桥，一个人自言自语。一遍遍地歌颂和感激两个县的有关领导同志英明，给他让出了这条生财之道。

村里已升起炊烟。日头爷坐在西山头上，伸手抹红了半天霞。金斗老汉在河滩里和大桥相面，象个贪玩的孩子在看蚂蚁上树，忘了回家。冷不丁背后有人喊：

“金斗哥——在那儿等谁哩？”

听话音好熟。金斗回头一看，原来喊他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胡永福。沿河岸走下来一伙人，党支部书记、会计、团支书、队长，都是村里的有脸面的人物头儿。于是，他连忙接上腔：

“等娃子呢。你们开会回来了？来，歇歇吸一袋！”

“天不早了，走吧！”那是大队会计在喊他。

金斗不想和干部们同行，却故意扬扬手中的旱烟袋打趣：

“俺们野百姓给你们厮跟不上，你们先走吧。”

干部们走后，他才慢慢腾腾地往回走。他把两只手背到身后边，一边走着一边把小烟袋摆弄着，烟包一会儿让他绕在烟杆儿上，一会儿又让他抖开。他的心不静，象蹦跳着几只小兔羔，仍然想着那修桥的事儿。

他想把引桥修坚固些，准备在迎着水的这面上砌一层青石头，用水泥勾起来。虽然有点技术活，也难不住他，他和大儿子都是半片子泥水匠，干这个活还行。别的，无非垫土垫石头，都是些出力活，庄稼人的拿手好戏。估计这活，也就是一个月的工夫。相比而言，并没有过去修那“大寨田”工程大，大块弄小块，小块并大块，没有头儿。关键的问题是怎样调动全家人的积极性。

他不觉走进自家院子。不去洗手吃饭，谁叫也不答应。背着双手，迈开步子在院里边丈量空白地皮。

全家人都不知道他要干啥。老伴忍不住问他：

“饭都端上了！你又在那瞎量啥？”

“先把饭晾着！”

金斗老汉下达了这个家长命令以后，继续不紧不慢地丈量。事毕，把烟袋挂在院里的晒绳上，洗过手，坐在小竹椅子上，才说：

“过年开罢春儿，再盖两座三间大瓦房。要盖那一砖到顶安玻璃窗的。你们几个每人一座，住着宽宽展展的。”

大儿子土改问：“爹，象你说那种房子，一座也怕得两三千块，上哪儿弄这么多钱？”

二儿子援朝说：“把咱家的底子都扫扫，只怕也盖不起。”

老伴也说：“是，哪有那么多钱？”

“钱？有的是！”金斗老汉端起碗喝了一口汤，才又说，“我早瞅准，有一堆钱在那儿放着哩，就看你们去取不去。”

小儿子借地听明白了：“爹，您又瞅见啥挣钱门路了？是上街去支包子锅，还是卖凉粉汤？”

金斗老汉瞪他一眼：“哪儿不痒，你就往哪儿挠。去，把院门插上！”

二

插上一寸多厚的院门，高墙之内，严严实实，再不怕跑风和泄密。于是，金斗老汉端起面旗儿饭，挥动筷子，夹起一块煮红薯扫着，喝了两口香喷喷甜丝丝的玉米糁子汤，又吃了几条光溜溜的面旗儿，这才开口低声地向全家人讲出了修桥的妙计。

他的话音一落，喝汤的慢慢放下了碗，夹菜的马上停住了筷子，吃馍的忽然住了嘴……

金斗老汉密切注视着全家人的反应，却故意淡淡地说：

“我也是半截子入土的人了，还有几天阳寿？今晚脱鞋，明早还不知能不能穿了。可天下老的对小的没有二心，我是为你们想。明摆着的出力活，你们想干了干，不想干了算。”

怎么会不想干呢？谁也不怕自家的钱多。稍停，一个个积极响应起来。这个说“爹这是给俺们打算哩。”那个讲“爹扑心扑肝还不是为了俺们好！”全体通过，没有一个人行使否决权。

当然，要讨论修桥的细微末节。

援朝提出来：“将来桥修成后，那些拉车子的，挑担的，还有骑自行车的，还能连一点也不收费？哪怕一个人五分哩，拾到篮里都是菜。”

“就你那心眼小！”他媳妇玉姣停下给男娃致富喂饭，手里拿着小勺敲着碗边儿说，“拉车挑担的，差不多都是出力人，可

不能收钱儿。咱要挣钱，可也得顾名声。不能让人家说咱精尖精尖，伸手捣咱脊梁筋。”金大娘偏向媳妇：“玉姣说这中听，可不能让人小看。”

援朝又说：“那过往的拖拉机总得收吧？”

没有人接腔。

土改的媳妇石榴看了看公爹的眼色，说：“我多句嘴，叫我说，拖拉机也不收了。凡是咱农村人，全不收。只收那公家能报销的。”

“嗯。”金斗老汉点点头，表示赞成。作为家里最高的领导人，也有批准的意思在里边。

“爹！”土改忽然想起来，“那汽车都长着四个轱辘，跑恁快，咋叫人家停下来？人家要呼一下开过去，咱能捡石头打老天爷？”

“大哥，这好办！”

借地提出来，将来桥修成后，在旁边搭一个茅草庵，支一张小床，兄弟几个轮着去值班。也象公路段的人那样缝两面红绿小旗，汽车一来，红旗一摆叫它停下来；收了钱，绿旗一晃叫他开过去。哪个司机敢玩混账，咱也有法儿治他；汽车屁股后边的车厢板上都有车号，记住它，有来有往，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逮住一回当百回。给他司机算总账，轻的罚他，重的没收他的执照。真不行，咱在桥上支一根横木当大门，远远看见车过来，就把门关上，看他谁敢闯？

借地一番话讲得有鼻子有眼儿，头头是道，就算制订了收费的具体措施。

那两面小旗对孩子有吸引力，石榴的闺女红卫要求：“叔叔，到时候让我去摇旗！”致富也喊叫：“妈妈——我也要去摇旗！”

借地笑着答应：“好好好，到时候都叫你们去！”

安排了收费的事宜，石榴又提出来新问题：“这么大的工程，咱要一动手，别人都要来给咱家争着干，那咋办哩？”

金大娘也着急起来：“可不是，那开的口子又不姓金，别人要来插一杆子，咱咋阻挡人家？”

玉姣说：“我有个主意，咱请几家来合伙，人多势众，别人就不敢来争。”

土改接上腔：“要请就请胡支书家来合股，支书手大，能捂住众人嘴。”

援朝说：“把大队会计也请来，那人精得很，会办事儿，啥人都能玩儿转。”

金大娘提出来：“我不管你们叫谁合伙，反正你们那俩舅家都得算进去，可怜他们两家光景都过得紧巴巴，你们都没一点牵心？”

石榴连忙说：“妈，看你说的，还能少了俺舅家？”她又对大家讲，“叫俺说，还是亲戚们保险，是亲三分向，心近。俺有个表哥在公路段干事儿，咱买点礼物去给他打点打点，让他吐口答应咱修，谁还敢拦咱？”

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好。只有金斗老汉不明确表态。喝完最后一口汤，他把碗一推，伸手取下旱烟袋，开始抽烟。

石榴眼尖，问他：“爹，你是怕将来有人乱告状，惹出乱子没法收拾？”

“对。”

金斗老汉抽着烟，把火柴匣送到小孙孙致富手里，让他玩。然后说：“咱干这是独份生意，谁也不能叫入股。亲戚们再好毕竟是外人，修桥咋破工？将来咋分成？那算说不清。弄不好就翻

脸成仇人。亲戚之间，讲究个礼儿，咱有钱白送人家，那是人情。伙计搁不得！再一个，啥人也不能找，一找才出事哩！两个县里都不管的事儿，谁敢点头？

“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这个法可绝，咱要干起来，保险叫他没有人争，没有人抢。啥法儿？我想了，咱就说，咱是学雷锋办好事，保险没有人来争。”

金斗老汉确实棋高一着，是绝招儿，全家人都说这个点子鲜，准灵。

金斗老汉又交代了注意事项：说修桥是学雷锋办好事时，不要太明白坚决，要哼哼哈哈，糊糊涂涂才好，以便留下退路。还有，最重要的是保密，没修成之前，全家人不得向外人透露一点口风。

大家当然都认识到了保密工作的重要性。

三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夜晚。按往常，庄稼人干了一天活儿，早就拉灯“背板儿”了。可是今晚，全家的人都失眠了，每个人都在“意识流”。

借地想的是结婚。将来能在新盖的安着玻璃窗又拉着果绿色窗帘的新瓦房里结婚，就在全村的年轻人中间盖了帽儿。而且他还有新的构思，从收音机里听，从报纸上看，如今城里人结婚讲究旅行，乡里人为啥就不能旅行？

援朝在想着将来那两座新房子盖成后，怎样才能住到东边那阳光好的一座里。如果是那样，盖的时候就要早留神，把那好木料往自己的房子上用。

同床异梦，玉姣和丈夫的心事不一样。她正在心里佩服和赞叹公爹会算计，会过日子。

她过门来时，全家人还在一个大铁锅里煮饭吃。猪多没好食，人多没好饭，日子过得可小气。并不是家里缺粮，只因婆婆整日抠屁股嘲指甲，死把着不让吃，还只让干活的人吃馍。这怎么能受得了？她想分家另过，又不好讲，谁不怕落坏名声？这心事让公爹看中了。他忽然召开了家庭会，分了三把火，让老大和老二都分开做着吃了。这红脸事儿，公爹办得挺亲热。他先训儿子和媳妇：

“都是娶媳妇大汉子了，还能叫你妈侍候你们一辈子？你们也要学学过光景。从现在起，家有你妈当着，粮食钱财不分，因为你们兄弟还没有结婚，只分着吃。出力活你们当媳妇的多干些……”

公爹说这话分明为着孩子们好，又让老伴听着顺耳。分开后，公爹又单独对玉姣说：

“你妈也不是怕你们吃。她能把省下来的都带到棺材里？她是穷怕了。你们要多体谅人老了的心情。”又给她出点子，“你妈人老实，好哄，你们也学精一点，瞅空给你妈做双鞋，买买你妈的心。”

家里的钱由婆婆管，可是怎样花还要公爹安排。每过一段，公爹就让婆婆给媳妇分钱。并说：“钱叫媳妇们管住好，儿子们手大不会花。”这钱大部分又让丈夫拿出去给家里办了事，转了一圈儿，却转得人人高兴。

有时候，公爹在街上看见女人们穿啥新鲜衣裳，回来就嚷：“都去买件穿上！该穿不穿惹人小看。”可是，公爹自己老是那两件粗布褂子，一件值钱衣裳也舍不得穿，整日里给儿女们打

算。

“玉姣，”援朝说，“俗话说，爹有娘有，不如咱自己有。我看……”

玉姣说：“你看啥？你看咱爹，都是大心眼子，好好学学吧，你有咱爹那一半只怕也好了。”

异床同梦，石榴和玉姣俩妯娌却想到一块了。

说实话，石榴当初能嫁给老实巴脚的金土改，全看了公爹为人处事好。那时候人穷，一般订婚只买两身衣裳就行了，其中有一件“冲锋呢”就好上了天。可公爹给她买了两件“灯芯绒”，这可把石榴喜疯了。再一次见面时，她就主动把表示同意的手帕给了土改。

结婚后，老两口把她当闺女待。她坐月子生红卫的时候，光景正乱，家里穷得叮当响，为了给她补虚，公爹咬咬牙杀了家里唯一的那只老母鸡。那是家里最大的财政收入呀！她怎么吃得下？石榴手端鸡汤，热泪巴巴往里掉。后来援朝找媳妇时，家里经济好转，订婚的行情也往上涨，给玉姣买的是六身衣裳。还买了深腰儿胶鞋。公爹说：“石榴过门早，亏，补补。”尽管她坚决不要，公爹还是补了她一块衣料。

如今，公爹又揽下修桥的大活儿，要挣钱给儿女们造房，这苦心她是深受感动的。她觉得应该两好搁一好，老的知道为小的打算，小的也要暖暖老人的心。于是她对丈夫说：

“土改，依我看，将来挣了大钱先不着急盖房子，第一件事，先给咱爹妈买棺板，置老衣。”

“我也这么想。咱是老大，应该操心这些事。”

于是，夫妻俩又讨论如何如何办……

金大娘还在挂念娘家俩兄弟，说：

“他爹，将来桥上挣下大钱，不管你盖啥金銮殿，也要给他们两个舅家弄些花花。”

金斗老汉问：“一家给多少？你说！”

“少了你能拿出手？一家少说也得五十块！”

“我就知道你是卖花生的手儿。你别管，我有安排。将来不给他舅们弄现钱儿。两个人都是没星秤，有多少钱也能一来二去踢腾光，算是不办一件正经事儿。破个千儿八百块，一家给他们买头母牛，让他们安安生生种庄稼。”

金大娘一听，算把心放到肚子里了。不由心疼起老头子来：

“他爹，白天累一天，明天要开工，你也早些睡吧。啊？”

“你说我哩，你咋不睡哩？”

四

开工了。

原来是两个县上都不修的桥，现在由金家人来修，自然就引人注目。不少人跑来看热闹，打听修这桥有没有报酬。当金家的人按照金斗老汉事先拟定的口白，哼哼哈哈地让人意会这桥是义务修建时，果然人们都走开了，并没有人来争、来抢、来帮助的。

金斗老汉有先见之明。

不过，也有人为此发愁作难。这人是支书胡永福。本来这是公家的事儿，公家没人修，那就先放着，总有修的那一天。你金斗慌什么？碍你什么事情了？你这么挺身而出要修桥，我支书怎么办？一点也不表示，岂不惹人笑话？堂堂一个党支部书记，连一个普通社员都不如吗？可要过问一下，实在没必要。县里、公

社里都不管的事，咱这六指儿去挠什么痒？

话说回来，那其实并没有多大工程。只要他把全村的党员集合起来，修桥还不是小事一件，手背上的事儿！可这么干，放在五十年代行，现在是不行了。叫他们白出力流汗，没有钱挣，谁肯干？所以，要表示也没法表示。可是，这样说来，全村的党员，连金斗都不如了？

金斗这人他了解。他和金斗从小光屁股一条河里耍水，一棵柿树下边拾小柿子吃，一面坡上拾柴禾。长大后，打土匪，干农会，闹土改；解放后成立互助组又转高级社，金斗都走在人前头，是积极分子。后来变成了工分迷。可这能怪他吗？工分是社员的命根儿，人们指望它养家糊口哩。别说金斗，摊开心里话说，把大小队干部算在内，哪一个不迷工分的？大队会计每一次给他开工分，笔尖一绕，都要多开点。他胡永福也只随口问一句：“有这么多？里边兑水了没有？”当会计回答：“铁账，一笔笔算的。”他也就赶快把工分条子收起来。

要说，金斗冷不丁办这件事真好，不单单修了桥，更重要的是伸巴掌扇一扇党员们的脸，受些教育。

怎么办？就此趁热打铁，动员全体党员去给金斗老汉助工修桥？能不能把人叫齐？他思前想后，还没这个把握。没把握的事儿，千万不能干。一次把戏输了，就再也搭不起戏台子。干脆，谁也不叫，谁也不打招呼，自个背上家伙去助工，陪着金斗出热汗，当支书的心里不愧，脸上也过去了。

胡永福拿定主意，背上镢头来到了白河滩。远远就看见金家的人，拉土的拉土，运石头的运石头，忙得热气腾腾。

金斗老汉早看清来人是支书，连忙拿着纸烟迎到堤上，抽出一根就往支书的嘴里栽。胡永福笑笑推开了：“斗哥，自己哥